

#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29

# 张笑天文集

黑土地魂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笑天文集. 第 29 卷/张笑天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6-05094-8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 2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069 号

张笑天文集(21-30 卷)

著 者:张笑天

责任编辑:郭美英

封面设计:尹怀远 为 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发行热线:0431-85378038

印 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6

总印张:199.5

总字数:50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5094-8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总定价:6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三角龙湾早有耳闻，却从未有过吸引力，五一节一看，吊水壶瀑布令我刮目相看。2006年5月1日。



中缅边界与作家南永前、汪浙成合影。2003年8月27日。



吉林省七届文代会、六届作代会联欢会上，有一个杂技节目，剑穿胸，剑透而人无恙，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突发天真，要我问问赵女士是何玄机，我说这是人家吃饭本钱，岂可泄与人。果然，赵女士委婉回答：以后再告诉，我与谷长春（右一）乃大笑。时在2001年2月。



与妻子女儿在净月潭，2002年5月18日。



于雷是我教过的高中学生，如今写了《属羊女》等多部长篇小说，有人说是师承关系，我说是“传染”。时在2001年8月30日敦化笔会期间。



清晨的大连棒棰岛海滨真宁静，是静思的好去处。

# 第一章

这是1940年暗无天日的严冬季节，老北风夹杂着鹅毛大雪呼啸着，昏天黑地，新京（长春）第一国民高等学校的操场上，站着上千名赤膊青少年，一律是骑马蹲裆式姿势。背后的教学楼砖墙上贴着新标语，除了“一德一心”、“日满提携”、“建设王道乐土”之类的旧标语外，还有“欢迎入学新同学，新满洲的未来雅士”的横幅。伪满洲国的国民高等为四年制中学，相当于初中连读。

可堪称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尽管冷风刺骨，人人都得作出眉头不皱的勇敢神色。雪花落在赤裸的身上，溶化成小水珠，又很快结成霜花。日系副校长松冈彻二更像是个标准军人，浓眉方脸，满脸胡子刮得青虚虚一片，头戴战斗帽，一身戎装，手握军刀柄，笔挺地立于讲台上，目光向各年级方队里巡视着。在“向天皇遥拜”的呼声中，操场上上千名学生面向东方三鞠躬。

随后，训育主任兼军事教官大岛敏郎登上训操台，高喊：“神光开庙宇，表里山河壮皇犹！”

学生必须扯着喉咙复诵。

大岛敏郎又喊：“培本振纲，力行不懈，日满协和，东亚共荣！”学生再度复诵。

松冈彻二副校长突然发现刚入学的新生方队里有一个学生动

了一下，悄悄直起身子活动了一下，想歇息片刻。他是十五岁的新生舒心路，他浓眉大眼，脸上的线条硬朗分明，一望可知是个倔小子。

松冈彻二戴白手套的手向舒心路一指，吼叫一声，大岛敏郎立刻跳下讲台，从光脊梁的学生当中穿过去，他的光葫芦脑袋坑洼不平，刀条脸也是左腮大右腮小，单眼皮，鼻唇沟处留一撮小胡子，一副凶狠相，他不由分说，用军刀背在舒心路光脊背上连打两下，立刻出现两道血痕。舒心路仇恨地瞪了那教官一眼，大岛敏郎用日语咕噜一句：“你不服气吗？”又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巴。

另一个方队里的三年级生、他的哥哥舒心语敢怒而不敢言，目视中国人校长傅雨田。这个虽才四十七八岁却显得老气横秋的人只是扶了扶他的大黑框近视镜，视而不见。

大岛敏郎打过舒心路，用日语说：“向天皇认错。快！”

倔强的舒心路梗着脖子不肯说。

大岛敏郎又踢了他一脚。旁边的级长宋伯元悄声说：“说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舒心路只得违心地说：“我该用心做，不该偷懒。”

大岛敏郎仍不放过：“混蛋！你不懂规矩吗？一进了国高，你只能说国语，国语不是你们满洲话，是日本话，懂吗？重新说，必须用日语来道歉！而且是向天皇陛下道歉！”

舒心路倔强地说：“日本话我还没学会呢。我爹妈只教了我中国话！”

这一来，不但大岛敏郎咆哮如雷，连副校长松冈彻二也震怒了，他从讲台上跳下来，大步来到舒心路面前，冷笑几声。大岛敏郎还想动手打，松冈彻二却摆摆手，制止了他。

哥哥也替他捏了一把汗，沦陷了的东北，日本人逼他们承认是满洲人，绝对不准自称是中国人。

松冈彻二向舒心路摆摆手，示意跟他走，他俩一前一后回到了讲台上。

松冈彻二向大岛敏郎耳语了几句。大岛敏郎自去。

舒心语搓了搓手，一副担忧的神色。

松冈彻二面向学生们说：“刚入校的诸君，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国高的学生了，在校园里不准说满语，我要让你们记住，违犯了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这时已见大岛敏郎领着一个提了一桶水的敲钟工友过来。

水桶沿上结着厚厚的冰，水上冒着丝丝寒气。

松冈彻二笑着问舒心路：“冷吗？”

舒心路不答言。

松冈彻二皮笑肉不笑地说：“很快就会不冷了。”他向大岛敏郎摆了摆硕大的脑袋。

大岛敏郎提起那桶水，哗地一下，朝光着上身的舒心路泼去，同学们一声惊叫，人人都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哆嗦。再看舒心路，冷水正从他身上往下流，还没有流到裤脚，裤子上、头发梢已经结成了亮晶晶的冰壳。

舒心语心疼地闭上了眼睛。

松冈彻二笑得很自然，用关切的口吻问舒心路：“不冷了吧？我不想再听你在我跟前说满语。在这站一个钟头！”说毕，马靴踩着冰雪，嘎吱嘎吱地走了。

大岛敏郎随即宣布“散操”了，同学们陆续散去，不时地回头看正在受冻刑的这个倔强新生。

校长傅雨田和一个秃眉无须太监面孔的日系教员山寺忠夫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山寺忠夫追踪松冈彻二而去。

舒心路直挺挺地站在讲台台下，风吹来，他动了一下，已完全冻结的棉裤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哥哥舒心语走过来，想为他暖暖身子，舒心路推开了他。

## 二

一辆毛驴车辗着厚雪吱吱嘎嘎地驶近校门，停在校牌子下。赶车人是个头戴狗皮帽子满脸折皱的中年农民，更生布的棉衣到处是补丁，仍有露棉絮的地方。坐在车上的少年穿戴倒整齐，还有一个狗皮卷着的行李。他叫黎得福，一国高新生，他可能吃得过饱，不断地打饱嗝。还用手在嗓葫芦处顺一顺。

父亲黎大富见儿子跳下车，便替他扛起行李卷，又把一个冻硬了的白米饭团子塞到行李中，小声嘱咐儿子说：“晚上趴被窝里偷着吃，慢点嚼，千万别弄出声来，咱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可是经济犯啊。唉，这叫什么世道！”

儿子说话明显是大舌头，口齿不清，他答应一声：“我知道了。瞧你这个磨叨劲，耳根子都磨出茧子来了！”又打了一个大嗝，还往地下吐了口酸水。

黎大富又不厌其烦地叮嘱儿子，好好念书，别学人家富家子弟，咱比不起人家。全家种那儿垧兔子不拉屎的地，本来打不了几斗粮，这个捐、那个税，还得交出荷粮，屯长、村长、保甲长、国兵、警察、协和会，谁都来欺负他们，像刮地皮一样。黎大富心里发过誓，爹和娘哪怕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也豁出去了，勒紧裤腰带也得把儿子供出来，儿子也算长脸，能考上国高，屯里人都说他家祖坟冒青气了，啥青气蓝烟的呀，那是祖上积德呀，在村里人看来，考上国高，这赶上从前中状元了，可得上心啊，日后闹上个一官半职的，长长脸，看那些警察狗子还敢上门打粳米骂白面！

这是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翻身梦啊。

黎得福打着一串响嗝说：“爹，你都说八百遍了，好话说三遍不也就是倒粪了吗？”

爹并不生气，笑着骂道：“王八羔子，怎么说话呢！念了六年大书，都念成驴马经了？”说得儿子也憨憨地乐。

黎大富在木头电线竿子上拴了毛驴，当爷俩想进校门时，传达室里出来个穿青布棉袍的老传达，他挡驾说：“是新生入学吧？”

黎得福礼貌地问了好，双手递上了入学证，老先生看了看，夸奖说：“考国高，百里挑一呀，小伙子不赖。不过，学堂规矩大，家长不行进，不是我不开面。”

黎大富于是说：“咱哪敢坏人家学堂规矩呀，那我就不进去了。”并随手把行李卷给儿子背上。

黎得福说：“爹，你回去吧，告诉我娘别惦念我，我能行，不就是大舌头吗？多练几遍，日语也差不了大格。”

老传达说他犯忌了，不叫日语，那是前几年的说法，如今是叫国语了。

黎大富犯愁地说：“老先生你说，这日本人不会让咱老百姓也满嘴叽里哇啦地说日本话吧？土埋半截的人了，我可学不会。那我得上吊，再不，割去半截舌头当哑巴。”

老传达四下望望，说：“你小心点，祸从口出啊，全满洲不分男女老幼，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啊不，国语，那不是好事吗？”

黎大富只得附和：“那是，那是。”

当黎得福迈步走进校门时，老传达又好心地提醒他父子，报到晚了，小心惹事，千万别去找日本副校长，去找咱们满人校长傅雨田，那是个和事佬，心肠软。

黎得福道了谢，进门去了。

卧院门向里张望的黎大富忽然发现了在冰天雪地里光着上身挨冻的舒心路，不禁叫了起来：“我的天呐，这冷冬数九的，滴水成冰的天儿，这学生犯了啥过失，怎么在外面冻着？这若冻个

好歹儿的，爹妈不得心疼死呀！”

老传达早已缩回屋子去烤火炉，不再与他搭讪了。

### 三

副校长松冈彻二的办公桌上居然架着一把德川幕府时代的军刀，使这间虽有很多图书的房间平添了一股杀气。他自视自己是满铁总裁松冈洋佑的弟弟，靠山硬，总是盛气凌人的样子。

日系教员山寺忠夫正在为舒心路求情：“校长阁下，罚也罚了，别冻坏了学生，是不是……”

松冈彻二说：“又是你！你白白披了一张大和民族的人皮。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并不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帝国的利益。表面看，是说不说日语的小事，其实这是我们的国策。我们不能有一毫的宽容和放纵，我们必须让每个满洲学生明白，他们的双脚一踏进国高的校门，他就必须忘掉他是中国人。”

山寺忠夫还是分辩，说他以为这和惩罚是两回事。

松冈彻二不赞成，在他看来，哄，是哄不来日满一德一心的。他希望山寺忠夫记住，他并不是满洲学生的保护神，谁也没赋予他这样的使命。最后他说：“山寺君，请离开吧。”

山寺忠夫虽不情愿却也无奈，只得向外走。

山寺忠夫看见肩上落了一层雪花的校长傅雨田正在雪地上兜圈子，雪地上清晰地印出一个椭圆形的足迹，知道他在等消息。

好多结了霜的教室窗户上都趴着一张张脸孔，热气哈开了霜花，在传出琅琅背诵日语的声浪同时，也传达了他们的同情。

不知什么人，给舒心路脚下扔去好几件棉袄，但因为日本教官在监视，舒心路并不敢穿。

山寺忠夫走出大楼，苦笑着对傅雨田说：“我早说过的，只

有阁下能让松冈彻二高看一眼。”这同样与松冈彻二的兄长松冈洋佑有关，傅雨田是松冈洋佑最敬重的人。傅雨田笑笑，什么也没说，径直进楼，走向松冈彻二的办公室。

松冈彻二笑容可掬，殷勤地替进来的傅雨田掸去身上的雪花，把炭火盆里的火捅旺，又加了几块生炭，拉他过来烤火，又递烟，是菊花牌烟。

傅雨田掏出一盒老刀牌香烟，抽着。松冈彻二说：“我忘了，你只抽老刀牌。”

傅雨田圆脸，一副笑面，月牙状的眼睛总是笑模样，举止儒雅而有风度。松冈彻二说，暖气烧得不好，屋子里不暖和，回头他让工友也给他生一盆炭火。

“谢谢，”傅雨田笑着说，“我并不冷，需要烤火的不是我。”

这当然是话中有话了。松冈彻二哈哈地笑了，拍拍傅雨田的肩膀说：“我就等傅先生这句话呢。虽然你说得迟了一点，让那个新生多挨了一会冻。”

傅雨田说他不理解松冈君这话是什么意思。

松冈彻二笑得更响了，他认为这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他是一校之长，而松冈彻二，不过是他的副手。傅雨田有权威的处置权。第二，管学生与管孩子是一样的，父亲、母亲必须是一个严、一个宽，所以中国人素有严父慈母的说法。两个校长好比是学生父母，只有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才能完成对学生的训海，他说自己是专门想当那个挨骂的角色，而把慈爱的美名奉送给雨田君。

“谢谢，”傅雨田心想，日本人虽在哪里都是副职，可向来是副管正。傅雨田说：“这么说，那个学生可以听凭我来处置了？”

“当然，”松冈彻二说，“不过，总要有点惩罚，比如让他去清扫厕所，也想请校长阁下对他进行训育。”

傅雨田点头，这两条都是应当的。扫厕所总比受冻刑要轻

松。

#### 四

在操场讲台前冻着的舒心路不在了，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

背着行李卷的黎得福被一个管庶务的老师领着，向寄宿楼走去。刚从楼里出来的大岛敏郎迎头碰上，他叫道：“站住！”

黎得福惶恐地看了庶务老师一眼，垂头站住。

“你是哑巴吗？”大岛敏郎上去就是三个嘴巴，并且说：“你知道为什么打你三个嘴巴吗？第一个，是因为你见了我不行礼，第二个嘴巴，打的是你不问侯我，第三个，你来报到迟到了三个钟头。”

他日语说得快，黎得福根本听不懂，眨着眼一时不知所措。

这一来，大岛敏郎更火了：“你居然消极反抗？居然敢轻视我？”说着扯着黎得福的袄领子提过来，照他小肚子一个窝心脚踢过去，只听黎得福啊地惨叫一声，双手捂着肚子倒了下去。

庶务老师忙说情，求大岛君息怒，说他不是轻视教官，他是乡下孩子，国语学的不好，他可能根本没听懂大岛敏郎说的是什么。

大岛敏郎不买账，不分青红皂白，仍不罢手，继续对倒地地的黎得福拳打脚踢，疼得他满地打滚。他佝偻着身子在雪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又打了一个很响的嗝后，突然呕吐起来，不但喷了一地，也喷在了大岛敏郎的翻毛皮鞋上。

望着喷在雪地上的呕吐物，黎得福害怕了，庶务老师也吓坏了，原来里面有大米饭饭粒。黎得福吓坏了，他也懂得，中国人吃细粮，那是经济犯，要蹲巴篱子（监狱）的。他连忙忍痛用双手划拉雪，企图把呕吐物掩理起来。

迟了，大岛敏郎扎绑腿穿皮鞋的脚狠狠地踩住了他的手。接

着，他更加凶暴地踢他，嘴里吼着：“好啊，经济犯！你竟敢吃大米，你要坐牢，你全家都要坐牢。”

这时舒心语、仇宝库等人围了上来。

黎得福吓得面如土色，他越急舌头越大：“饶命，我这不是考上国高了吗？全屯子人都高兴，七大姑、八大姨凑分子，给我做了一顿大来饭，我不是经济犯，真的，都七八年没尝过大米饭什么味了，没出息，撑的太多了……”

大岛敏郎把弄脏了的皮鞋伸到黎得福嘴巴前，大声命令：“舔干净，马上给我舔干净。”

黎得福面有难色，大岛敏郎便是一顿更加猛烈的踢打。无奈，黎得福只得伸出舌头去舔他的皮鞋；越舔越恶心，也越发吐得凶。大岛敏郎也踢得更凶。

舒心语忍不住喊：“不准打人！”仇宝库也帮腔。大岛敏郎照打不误。这时很多扇教室的窗户都推开了，上课的学生全都涌到窗台口，黑鸦鸦一片人头，一片嘘声、口哨声，很多人在大喊：“不准打人！”“大岛混蛋！”

毕竟法不责众，众怒难犯，大岛敏郎四下看看，不敢再打下去，正在这时，傅雨田校长踱着方步来了，他让黎得福起来，并且说：“孩子，你早该忘了大米饭的滋味了。去吧，幸亏大岛训育长是教而仁慈的人，否则你会被抓起来的！给太岛先生敬个礼，去吧！”

这一下，大岛也有了下台的台阶，在黎得福行了礼后，他就坡下驴地说：“这次便宜了你，要不是傅校长说情，哼！”

有同学拥着黎得福上宿舍去了，仇宝库嘟囔：“难怪校长外号叫傅协和！两面光，就他在日本人跟前吃得开，阴阳人！”

舒心语却不这么看，刀把子在人家手里，不来软的也不行啊！他很崇敬傅雨田，他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也好啊，学生借了不少光。傅先生学问可大了，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呢！

仇宝库说：“什么牛筋、驴筋的，没骨头有筋有什么用！快去看看你弟弟去吧。”

舒心语和几个同学扶起黎得福，跟庶务老师到寝室去了。

被罚扫厕所的舒心路正拿着拖把在拖厕所的马赛克地板，一个小个子塌鼻子日系学生走进厕所撒尿，他叫丸山正秋。他一边解裤子一边侧头嘲弄舒心路：“喂，姓舒的，在大雪地里挨冻的滋味好呢，还是在厕所里闻臊臭气好啊？”

舒心路忍受着怒火的煎熬，低头干活不理睬他。他忽见丸山正秋把尿撒在小便池外面了，便提醒他：“喂，对准，别尿外头。”

丸山正秋反感地斜了他一眼：“白痴！你是说我吗？”

“你才是白痴！”舒心路也用日语回骂了一句。

丸山正秋便撤后一步，故意往便池外尿。

舒心路本想发作，又强忍住。他把丸山正秋尿在外面的尿拖洗干净。已经系上裤扣的丸山正秋这时又重新解开裤子，故意再往便池外尿了几滴，挑衅地坏笑着说：“擦呀。”

忍无可忍的舒心路突然扔掉拖把，扑上去，薅住丸山正秋的头，把他的头往小便池里揪，丸山正秋嗷嗷直叫。恰这时，傅雨田进来，他声音不高地说：“怎么在厕所里打架，不文明行为在不雅观的地方发生，就更加肮脏。”

舒心路只得松手，丸山正秋一边往外跑一边说：“你等着！”

舒心路打量着傅雨田，不满地揶揄说：“噢，是协和校长啊，你罚我扫厕所，你看，我又把你的东洋小祖宗惹了，还要怎么处罚呀？还有比这更脏的活吗？”

傅雨田并不介意，只是笑了笑，背过身去小便。

舒心路没想到傅雨田居然能容忍他，就讥讽地说：“你挺有涵养啊，我这样冒犯校长大人，你不揍我？”

傅雨田似乎自嘲地说：“没有涵养能当国高校长吗？新京第